

5.7

胡冰等著

神女峰的迷雾

群众出版社

神女峰的迷雾

胡冰等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9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59 定价：0.66元

印数：00001—12000册



编 者 的 话

本书汇集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从不同角度，以风格迥异的笔调，颂扬了公安人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无论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浦江红侠》；还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神女峰的迷雾》《乱世擒魔》，作者们都努力把握生活的实际逻辑去安排剧情，而不是追求人为的离奇效果，就使得影片的内容真实可信，更富于教育意义。

目 录

乱世擒魔 饶趣 谭憬 (1)

浦江红侠 沈寂 阿章 (71)

神女峰的迷雾 胡冰 (165)

乱 世 擒 魔

饶 趣 谭 悖

狂风怒号，乌云翻滚。

翻滚着的乌云，时而象张牙舞爪的怪兽，时而象三头六臂的恶魔，千变万化，诡谲莫测……

狂风卷着乌云，猛烈地向一座县城袭来。霎时，县城被乌云吞没……

一道闪电，撕裂乌云，缝隙中推出片名：《乱世擒魔》。

—

一座半中半西的旧庭院。门前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新木牌：“江合县公安局革命委员会。”

庭院里，风卷着树叶、碎纸，飘来飘去。

一间会议室里，坐着六、七个干部。他们正在开会……

主席位上，身材颇长，五官端正，年约三十五、六岁的县公安局革委会成员、股长宋立琨，笑指着一位年近五十、满脸风霜的干部说道：“这是新调来的沈局长……”

这位干部站起来，和善地点头道：“沈健——不是新调来的，而是刚调回来的……”

“对，沈局长是我们的老局长，文化大革命前就在这里工作。”宋立琨又指着对面一位年约四十余岁的干部说道：

“王文辉，你们是老熟人啊！”

王文辉点头笑道：“八年多不见了，沈局长老多了！”

沈健笑着环顾其他同志道：“八年离别，其他同志都认不得了！”

宋立琨：“我来后，局长都换了几次，这几位同志都是你离开后来的。”他指着一位年轻人说道：“这是刑侦股长李明同志，同我一块调来的。临江镇的案子主要由他同这几位同志在搞，今天准备向沈局长汇报一下……”

沈健微微点头。

宋立琨向李明示意：“李明同志，你谈谈吧！”

“好！”李明把椅子挪了挪，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开始介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临江镇发生了一起抢劫营业所现金十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五元的特大案件。这桩抢劫国家金库的案件，我们简称‘1 1 1’案件……”

“妖！妖！妖！”沈健风趣地品味着。

“妖多着呢！”宋立琨笑着补充。

李明继续说：“案件发生后，宋股长，当时是人保组副组长，亲自带领我们奔赴现场。现场外面，围观的群众已挤得水泄不通……”

二

（回忆画面）

临江镇营业所门外，簇拥着人群。持枪的民兵拚力维持秩序。

公安人员分开人群，挤了进去。

坚固的老式木门被砍破，一扇开着，一扇掩着。

公安人员走进去。

左边金库的铁门大开着。铁制立式保险柜的外门半开，内门的锁眼里悬着一串钥匙。

金库门外几米远处，有一团血迹。

李明画外音：“这里倒着当晚值班的金库保管员刘仲年。我们到现场时，他已被送进医院，只留下一团血迹……”

（现实）

沈健：“现场发现什么罪证没有？”

李明：“没有，只有一些杂乱的脚印……”

沈健：“鉴定过吗？”

王文辉：“被当时执勤的民兵弄乱了，鉴定资料没有价值。”

李明：“我们反复访问了出事当晚在营业所附近居住的几十户人，他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重要情况：半夜一点左右，有一辆卡车开进临江镇，又是枪声，又是歌声，特别突出的是高声呼叫的喇叭声——声称要借革命经费，威胁群众不准出门、开灯、偷看，否则以破坏革命论处。据群众估计，当晚至少有二三十个人……”

宋立琨鄙夷地：“一群打着革命旗号的匪徒！”

沈健：“你们对这种喊话的声音作过分析吗？”

李明：“作过。喇叭声是嘶哑的，群众听到的都是一种相同的声音，从中辨别不出喊话人的本音！”

王文辉：“匪徒们在喇叭上作了伪装！”

稍顷，沈健又问：“李明同志，你对‘1 1 1’案的看

法呢！”

李明自信地：“我一直认为‘1 1 1’案件是一起内外勾结的抢劫案。外面是武斗队的亡命徒，内部是金库保管员刘仲年！”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又说：“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刘仲年不是被打伤了吗？是的，他负了伤，但伤得奇怪，恰恰打在左腿肌肉上……”

宋立琨：“你的意思，刘仲年演的是苦肉计……”

李明：“显而易见是周瑜打黄盖嘛！我们设想，那天晚上的抢劫案是这样进行的……”

三

（推理画面）

一辆飘扬着“红色猛虎军刺刀见红战斗连”金字红旗的卡车开进临江镇……

苍茫夜色中，二十多个武斗队员跳下汽车。有人朝天乱放枪，有人高举半导体喇叭喊话……

十来个人跑到营业所大门前。

一头目敲门……

门开，刘仲年引头目及几个队员进内。

刘仲年开金库门，头目等拥入金库。

刘仲年拨动立式保险柜的暗锁，对好号码，“叭”的一声外门打开；刘又掏出一串钥匙，打开内门，现出一叠叠人民币……

头目朝麻袋里装钱……

钱拿完，刚好装了满满一麻袋，一队员扛起朝外走，其他人随后离去。

头目握了握刘仲年的手，欲走，刘眉眼示意，拍拍大腿外侧。

头目掏枪朝刘仲年大腿射去，刘惨叫一声，倒在金库门外……

（现实）

“这声惨叫，有人听见吗？”沈健问。

“附近好几家人都听见了。唯恐别人听不见嘛！”李明笑着答道。

“嗯……”沈健沉吟一会，“刘仲年的情况你们了解吗？”

一缕阳光刚好斜射在李明红润的脸上，李明更显得朝气蓬勃。他呷了口茶，提高声调说：

“抗日时期，刘仲年在重庆一家美国人开的银行里做事，一九四八年在江合县参加国民党，解放后，历次运动都受审查，虽然没有发现做坏事，然而这种人的内心深处对党对社会主义总是怀着刻骨仇恨的，一有时机，必定会跳出来表演！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嘛！何况据查证，‘刺刀见红战斗连’的连长就是他的远房侄儿刘宇宙……”

沈健：“啊，调查过刘宇宙吗？”

李明：“我们到江阳市的前三天，刘宇宙带领一批亡命徒进攻另一派坚守的钟楼，刘宇宙被打死了……”

沈健猛吸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刘仲年呢？”

李明：“伤医好后，一直在拘留所隔离审查。此人非常顽固，时而招认，时而否认。我坚持我的看法：即使说钥匙是被暴徒抢走的，那保险柜对号码的暗锁又是 怎么 打开的

呢？如果刘仲年不是内应，那么保险柜就应该被砸开、撬开或砍开……所以，认定刘仲年是有根据的。”

一位二十余岁、名叫苏英的女干部点头赞同。王文辉闷坐不语。

宋立琨注视着沈健，见沈健默不表态，便转向其他同志：“同志们，各抒己见嘛！”

王文辉打破沉默：“李股长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作出结论。”

李明自负地：“为什么呢？”

王文辉不理睬李明的态度，慢条斯理地：“至今连一点赃款也没拿获，怎么能给抢劫十多万元的大案定案呢？”

沈健脸上流露出赞同的表情。

李明不服，正欲反驳，宋立琨以手势制止，严肃地：

“李明同志，冷静地听听不同意见嘛！老王同志的问题提得很好嘛！十多万元的抢劫案，怎么能一点赃款也找不到呢？当然，外地武斗人员流动性大，追查赃款的确困难，但是，刘仲年呢？为什么不抓紧追赃呢？……现在老局长来重新领导我们，这个案子一定会很快了结的。”

沈健：“我刚来，对很多事情还需要个熟悉的过程……”

四

拘留所审讯室。

桌后坐着沈健和李明。专案组干部陈全宝坐在一边记录。

桌前一米多远，满头银发的刘仲年瑟缩地坐着，显得更瘦小孱弱。他低眉垂首，神情呆滞。

李明：“刘仲年，你知道党的政策吗？”

刘仲年机械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李明不耐烦地：“刘仲年！”

“在！”

“抢劫营业所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

“你干了些什么？”

“开大门、开仓库，对号码打开保险柜的外门，又用钥匙打开内门，最后还演了一场苦肉计……我有罪……”

“与你勾结抢劫的是些什么人？”

“江阳市红色老虎连……”

李明马上纠正：“红色猛虎军刺刀见红战斗连。”

“对，对，红色猛虎军刺刀见红战斗连。领头的是我远房侄子刘宇宙。”

李明得意地瞥了局长一眼，见他专心地品着烟，对这场快刀斩乱麻式的审问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心中有些不快，故意厉声地：

“是不是实话？”

“是！”

李明翻了翻卷宗：“刘仲年，几年来，你曾十二次承认犯罪，又十二次翻供。今天你又承认了，还准备翻供吗？”

“再也不敢啦。”

“那就好！只要老实，出路还是有的嘛。我再问你：你分了多少钱？”

刘仲年一怔：“钱？”

“赃款在什么地方？”

刘仲年呆若木鸡。

李明以为袭击奏效，便又缓和语气：“刘仲年，只要主动交出赃款，处理可以考虑从轻……”

“赃款？赃款？”刘仲年喃喃自语着，“我的赃款……不，我没有赃款！”

“狡猾！”李明大怒，“承认抢劫，又不承认有赃款。顽固对抗，只能加重惩处！”

“我……唉……”刘仲年头埋得更低，两手抓扯着长发。

沈健掐灭烟头：“刘仲年，抬起头来。”

刘仲年没有反应。

李明朝桌上一拍：“局长叫你抬头！”

刘仲年一惊，仰起头，只见一排人影不住晃动……

“刘仲年，你还认识我吗？”

刘仲年揉揉昏花老眼，眼前景象渐渐清晰，忙喊道：“沈局长！”

“我们是老相识了吧！”

“啊……”刘仲年陷入了沉思。

（回忆画面）

肃反办公室。

年轻的沈健对中年的刘仲年说：“……你的问题已调查清楚，你不是中统特务，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说老实话。这是组织上给你作的调查结论。”

刘仲年接过调查结论，激动得发抖，半晌才说出一句：
“共产党，青，青天……”

沈健有力地：“我们共产党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放走一个坏人！”

（现实）

静默片刻，刘仲年突然大喊一声：“沈局长，我冤枉啊！”

李明大怒：“你……”

“李明同志！”沈健严肃地制止，“让他讲吧！”

李明咬咬嘴唇，竭力压住怒火。

沈健：“刘仲年，老老实实地讲吧。”

刘仲年“那天半夜，我被枪声惊醒，听见隔壁金库里有响动，我赶紧起来，刚走到金库门外……”

（回忆画面）

刘仲年披衣开门走出，走到离金库数米远处。一个戴大口罩的人举起手枪一扣，刘惨叫一声倒地。戴大口罩的人扑上去，卡住脖子，刘口一张，那人顺势摘下刘的睡帽塞进刘的嘴里。

刘仲年睁眼偷看：一个人张开麻袋，另一个人在迅速地装钱……

一会儿，戴大口罩的扛着麻袋走出金库，另一个用黑头巾裹住头脸的人跟在后面。

刘仲年假装昏死。

戴大口罩的人走过刘仲年身边时，猛踢一脚，刘昏迷过

去……

（现实）

“我醒过来时，已经在医院里了……”

沈健：“只有两个人？”

刘仲年肯定地：“两个，戴大口罩的比较高大，黑头巾裹头的比较矮小……”

李明讥笑道：“两个里面，还有没有你侄儿呢？”

“这……”

沈健眉头微蹙，继续问：“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情况没有？”

刘仲年想了片刻，无力地摇了摇头……

李明愤怒地：“你不老实……”

沈健止住李明，对刘说：“好吧，你再仔细回忆回忆。希望你今天没有说假话……”

刘仲年急了，猛地跪倒地上赌咒发誓：“若有半句假话，我不得好死！”

李明冷冷一笑。

五

临江镇全貌——背靠高山，面临大江，是个地势险要，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

镇口公路上，沈健与王文辉并肩骑车而来。

沈健：“临江镇可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啊！”

王文辉：“你到黑山林场去后，江合县的两大派，为了争夺这块地盘，进行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最后米司令的队伍，打跑了黄司令的队伍，临江镇成了米司令的根

据地……”

两辆自行车进入临江镇立新大街。粮店、供销社、百货商店、食品站、银行营业所和几家饭馆，都在这条街上。但却是一派萧条景象。

两人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说着……

“我记得这里过去是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沈健说。

“自从武斗以后，就变成这个模样了。现在农民都不敢来这里买卖东西了，就是这镇上的人，也分外胆小谨慎，下午六点以后，街上的行人就更稀少了……”

两人推车进入破烂失修的临江楼……

临江楼的对面，正好是银行营业所。沈健与王文辉站在楼上的窗户边，把营业所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营业所里有三个工作人员，两女一男。男的正在柜台边与外面的顾客在清点着钞票。两个女的正在各自的办公桌上翻阅账簿，敲打算盘……营业所办公室内侧，是一扇新修的金库铁门……

王文辉的画外音：“这个营业所共有十五名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驻公社的农经员，平常住在营业所的就这三个人……”

镜头推向柜台边的男营业员，此人年约四十，小脑袋、塌鼻梁、细眼睛。他一边数着钞票，一边习惯地用右手大拇指在嘴上蘸着口水……

画外音：“这是出纳兼保管。出事时，他不在营业所，刘仲年被拘留后，才从公社农经员中提起来的……”

镜头对准那位年约二十八岁的女营业员。她正在唏哩哗

啦地敲着算盘……

画外音：“这是会计，文化大革命前夕从银行学校分来的。营业所被抢时，她回家探亲去了……”

镜头推向一位三十出头，但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的妇女。她外表丰腴，皮肤白净，脸上略带几分妩媚……

画外音：“这是营业所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吴玉花。她原来是这里的会计，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联合各公社的农经员起来造反，把原来的营业所主任赶下乡去当农经员去了……”

沈健：“营业所出事时她在吗？”

王文辉：“那晚她正在县里开会，住在招待所，有同寝室的人作证。”

镜头从营业所新修过的大门，摇向办公室里侧的一扇用铁皮包过的大门……

王文辉：“这些都是出事后吴玉花主持修起来的……”

临江镇派出所办公室里。王文辉问沈健：“你今天去不去营业所找她们谈谈……”

沈健摇摇头：“她们历次的谈话记录我都看过了。我想另找几户人家谈谈……你今天乘船再去江阳一趟，弄清楚‘1 1 1’案发生时，刘宇宙究竟在哪里？”

王文辉点点头，返身走出。

直通营业所后门的一条背街，沈健正在一家一户地访问着……

一户紧闭的木门前，沈健敲门。良久，门内无人应，沈

健走开。

又一户紧闭的木门，沈健敲门，良久，门半开。一个妇女伸出头，一看是公安局的干部，心有余悸地说了一声：

“情况早给你们工作组讲了。”忙把门关上。

站在门外的沈健，陷入了沉思。

（回忆）

地区公安局办公室。

马副局长向风尘仆仆的沈健说道：“……担子不轻啊！事隔五年了，前后换了五任局长，都未查清这个案子，当地群众已被派性这条毒蛇整怕了。调你去，是因为你在那里有群众基础，要依靠老治安积极分子，让他们谈真话……”

六

傍晚。

拘留所接待室。三三两两的家属（妇女居多）携带着衣物、吃食，在陈全宝的办公桌前依次登记。

刘金凤提个铝盒走来。她刚满二十三岁，身材窈窕，面庞秀丽，是临江镇有名的美人。不过，大概因为相依为命的父亲成了抢劫银行的重大嫌疑犯，她那双美丽的大眼深处，总含着一种不可言传的幽怨。她是例行给多病的父亲送熬好的中药来的。

刘金凤来到陈全宝桌前，放下铝盒，又从身上摸出一个小纸包，交给陈。

陈全宝：“几片？”

刘金凤：“三片。”